

越南會安在亞洲海域

交流的角色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昭和女子大學菊池誠一教授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演講「越南會安在亞洲海域交流的角色」。內容主要是根據他個人自一九九三年以來在當地所進行的考古學調查與發掘資料，特別是從陶瓷器的角度來探討會安的歷史；另外特別介紹最近越南考古學上最熱門的兩個話題，一個是會安沈船，另一個是王宮遺址發掘的新資料。

越南會安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

越南位居東南亞大陸印度支那半島的東側，會安剛好位居S字形陸地的中央位置。從首都河內搭機至峴港（Da Nang），約五十分鐘。若從南部胡志明市搭機亦然。抵達峴港後搭車

往南走，約四十分鐘可抵達會安。會安港町位於秋盆（Thu Bon）川河口，是越南中部最大都市。

圖一是會安舊市街的空照圖，距離秋盆川河口約五公里之處。東邊海上，就是著名的燕窩產地的礪撈占



圖一 會安空照圖



圖二 會安古老街區



圖三 法國殖民地時代的建築



圖四 來遠橋（通稱「日本橋」）

（Cu Lao Cham）島。

在會安的古老街區中，有四百家傳統商舖（圖二），其建築保存了越南古老的港市景觀，因此一九九九年被指定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有關會安的歷史形成過程，從考古學遺跡的分佈概況來看十分清晰。其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沙螢（Sa Huỳnh）文化。沙螢文化，從紀元前數世紀延續到紀元二世紀，屬於初期鐵器文化。該文化的墓葬通常採甕棺形式，陪葬品有鐵器及中國銅鏡等遺物。其次是開始於西元二世紀延續到

十五世紀左右，信奉印度教的占婆（Champa）王國時期。從阿拉伯商人的記錄中，可知占婆王國時期開始在這個區域建立港口，因此，分佈於河口附近的遺跡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下個階段是北邊的大越王國入侵此地後統治的時期，屬於大越王國統治的時代，不過幾乎沒有遺跡殘留，可知占婆王國的人民往南遷移，從這塊土地上消失蹤影。此階段會安雖然成爲北方大越王國的領土，但亦無越南人殖民入住。然而，到了十六世紀末期以後，此區出現很多遺跡。這是因爲

一五五八年阮氏從北方遷入此地，許多追隨者亦隨之而來的結果，阮氏亦在此地建築了貿易港口。簡言之，從遺跡數量的增減我們可以讀取這個區域的歷史變化。

會安市的現代市容與歷史遺跡

沿著秋盆河巡禮現在會安的舊市街面貌，有河邊（Bac Dang）街、阮泰學（Nguyen Thai Hoc）街、陳福（Tran Phu）街。在舊市街裡可以看到傳統木構建築，也可以見到建造於二十世紀前半法國殖民時代的西洋風建築（圖三）。兩種風格並列，呈現東西文化的共存。在舊城鎮當中，亦有有日本與中國相關的史蹟。與日本有關的代表性建築，是「來遠橋」，俗稱爲「日本橋」（圖四）。在橋墩處有十九世紀初的碑銘，記錄這是由日本人所建造的橋，但是，目前這座橋，卻有著屋頂，與日本風格完全無關，反而可能與中國南方建築文化有關。這種有屋頂的橋，在中國福建與廣東，依然可見。此外，在郊外尚存有一六四七年日本人的墳墓（圖



菊池誠一 演講
王淑津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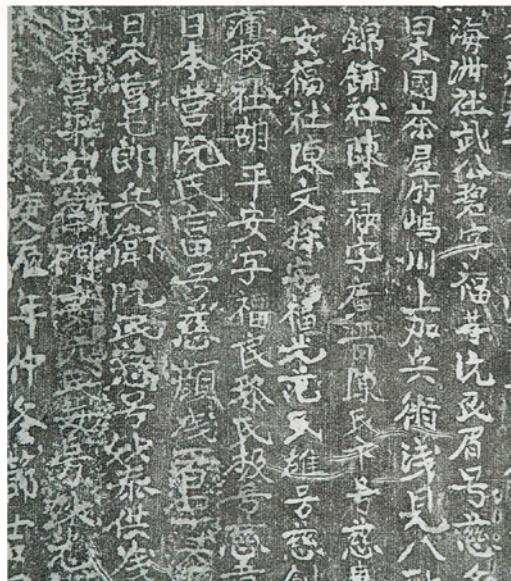
現在的會安。其次是泰國、菲律賓、東埔寨、東京（現在越南北部），還有臺灣。從日本出口銅及銅錢，再輸



圖七 《茶屋新六交趾國貿易渡航圖》局部，描繪有日本町、唐人町、外國人會館。

入東南亞的香木、砂糖、鹿皮等特產。

接著簡介日本與越南的交流史。首先，琉球國，也就是現在的沖繩縣，曾於一五〇九年至越南貿易的記錄。十六世紀後半，日本船也常出沒於東南亞。根據越南史書《大南寔錄》記錄，一五八五年開始，日本人經常出現於越南近海海域搶劫掠奪。在江戶時代前半，亦即在鎖國時代以前，日本船大舉進出東南亞，從事貿易活動。貿易者不僅是商人，還有戰敗的武士。他們從日本出口銀、銅、銅錢、刀，再從越南輸出香木、砂糖、陶瓷與生絲。由於當時中國實施海禁政策，無法與日本直接進行貿易。於是，中國船來到越南與日本船進行貿易，也就是所謂的「三角貿易」，中國人外銷的是生絲、絲織品還有陶瓷器等貨品。



圖八 1640年的碑文

圖七是由名古屋情妙寺所保管，繪製於江戶時代前半的地圖。這是現存唯一描繪有關朱印船的貿易，以及越南會安市町的日本街與中國街之繪圖。從長崎到會安，船行約四十天，約有三百人搭乘。圖中的河川就是現在的秋盆川，在河川上游有一間非常大的宅邸。根據《大南寔錄》記載，這是為管理包括外國人居留地在內的區域以及監督貿易港等目的。於一六〇二年興造的建築物。

緊鄰會安的峴港存有一塊一六四〇年的碑。根據碑文可以重建當時居住在會安的日本與中國人的名字（圖八）。其中包括一位日本人角屋



圖五 17世紀的日本人墓



圖六 福建會館

五），當時日本已經進入鎖國時代，因此這是無法回國的日本人的墳墓。與中國有關的史蹟，則有十七世紀建造的帝廟與福建會館（圖六）。在現今的會安，依然有很多華人居住。在這個城鎮的地底，其實也還保留著十七世紀人類生活的遺跡。

另外，會安居民還保存著族譜、土地登記謄本、家庭帳本等古文書等，十八世紀後半的文獻資料。越南原本使用漢字書寫，想必臺灣的讀者

比我還清楚這些文獻的內容。透過古文書的研究，亦能幫助我們瞭解會安的城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在一八一一年年的記錄裡，可以見到陳福街的南邊修造有房子，並有河川流過。而根據一八七六年的記錄，河川往南移，在河砂堆積地也有房舍的樣子。同樣根據文獻紀錄，可知約在十八世紀末以後，會安從現在的陳福街逐漸往南形成街市（圖十五）。根據現存建築物的調查，最

早的建築物大概是在十八世紀後半以後，之前的建築物幾乎沒有殘留，其原因是十七七十年代西山之亂這場大型戰爭，使得會安城變成廢墟。現在的會安，是在西山之亂以後復興的街市，因此，要得知更為古老的街市容貌，非得依賴考古學的方法不可。

朱印船貿易與日越交流史

接下來，我們將焦點放回十七世紀。十六、十七世紀，在東亞與東南亞海域，是人群、物資與資訊活躍移動的年代，同時期，歐洲勢力也已經進入這個海域。豐臣秀吉的年代，也就是十六世紀後半開始，日本朱印船已到東南亞。不過，目前保存的朱印狀大約是一六〇四至一六三五年間，由德川幕府所發行的三五次許可。一六三五年以後，日本進入鎖國時代，日本人無法渡航到海外，長崎成為唯一的貿易港，僅允許荷蘭與中國船來此進行貿易。

十七世紀前半的朱印船貿易，日本商船經由臺灣航向支那半島進行貿易。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交趾，也就是



圖十二 17世紀前半的中國景德鎮窯青花瓷

十七世紀後半的日本陶瓷，另有火爐等生活器具。會安其他地點的發掘，則發現有十六世紀末期至十七世紀前期的中國景德鎮窯青花、福建漳州窯的青花與釉上彩瓷等遺物。

在會安舊街市的系列發掘，陸續發現了十六世紀末期以後的陶瓷器，但尚未發現十六世紀以前的遺物，因此這片土地應該是在十六世紀以後才開拓的，很可能是因外國人的移入而新興開發的土地，這樣的考古證據正與傳教士的記錄相吻合。



圖十三 17世紀後半的日本肥前瓷器

另外，由考古出土品可看出會安居民使用餐具方面的變化。十七世紀前半使用中國碗盤（圖十二），到了十七世紀後半，開始使用日本肥前瓷器碗盤（圖十三）。這個變化可能由兩個原因：一是中國明、清改朝換代時期，中國陶瓷生產地因內亂而衰微，二是清朝的海禁政策，讓中國陶瓷器無法出口，所以日本陶瓷器便取代了中國陶瓷器在東南亞的地位。換言之，亞洲的重大政治事件，也反映到會安居民的餐具上，或者可以這麼



圖十四 17世紀的越南炆器

說，我們可以從陶瓷器觀測政治的變動。

越南中部十七世紀的貯藏器具，屬於當地的產品，包括煮飯與盥洗用器具（圖十四）。在會安，則幾乎沒有十七世紀越南北部的窯業產品出

七郎兵衛，他與越南女性結婚，並於一六七〇年從越南寄信回日本。這封信現存於日本，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當時會安也有歐洲傳教士。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克里司夫福洛·伯里（Cristophoro Borri）。他於一六一八年至一六二二年停留會安，從事基督教傳教活動。根據他的記錄，當時的費依佛（Fatio），也就是現在的會



圖九 17世紀的建築遺構



圖十 疑似日本橋遺跡

安，裡面有日本街與中國街。這些傳教士享有治外法權，可以保有原本的生活方式。

會安的考古學調查與十七世紀的陶瓷器

我們在會安的考古調查，礙於時間與預算的限制，無法作大規模的發掘，僅進行長兩公尺，寬三公尺的探坑發掘，很幸運地發現十七世紀的建

築遺構（圖九）。

日本橋附近的探坑，在兩公尺深之處發現碳化的木材。伴隨出土陶瓷器，是十七世紀前半的遺物。在同一個地點，另發現碳化的木材、木柱、磚瓦組成的方形遺構。所謂木柱並非住家用的樑柱，推測可能是古代橋的一部分（圖十）。根據清朝僧侶釋大汕《海外記事》的記錄，街道的終端是日本橋，所以有可能是日本橋的部分遺留。

我們於另一處進行長兩公尺，寬三公尺的探坑發掘。從地面往下兩公尺處，發現十七世紀後半葉的房屋遺跡，並出土數量眾多，包括四十件伊萬里瓷器與唐津燒炆器（圖十一）的



圖十一 17世紀後半的二彩唐津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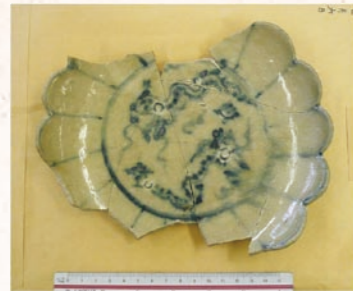


圖十八 越南中部窯址分佈圖

第一期是一五五八年以前，美川產的歷史變遷（圖十八）如下：

府裏（Phuc Tich）窯跡群。一九九三年考古學院發掘出土大量窯跡及坩堝。亦有與會安遺物類型相同的坩堝，年代約自十六世紀中期左右開始。府裏窯址直到最近仍燒造陶瓷器。我們受越南政府邀請，今年開始在這個村落進行調查，以復興窯業及當地文化為目標。

根據上述一系列的窯跡調查結果，可重建越南十六世紀中部窯業生產的歷史變遷（圖十八）如下：



圖二十 大阪堺市遺跡出土17世紀越南北部陶瓷器



圖十九 大阪堺市遺跡出土17世紀越南中部坩堝

開始有窯業生產活動。第二期大約是在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後半這段期間，永福黎（Phuc Ly）、清河（Thanh Ha）等窯開始有窯業生產活動。第三期是從十七世紀後半到十九世紀為止，美強開始有窯業生產活

動。第四期，從十九世紀以後，美仙（My Thien）開始有窯業生產。詳細的論證在此無法仔細說明，總之可以得知如上的變遷發展。其次，透過坩堝胎土的科學分析，可知會安出土的越南坩堝，應該包含美川與清河這兩個窯址的製品。



圖十五 發掘地點與十七世紀的住宅區域（網狀部分）

土，其原因應歸咎於當時北部與中部政權對立抗爭狀態，導致北部產品無法流通到中部。整體觀察之，會安使用的陶瓷器組合，在十七世紀前半是中國碗、盤容器與越南容器，十七世

紀後半則改為日本碗、盤與越南容器的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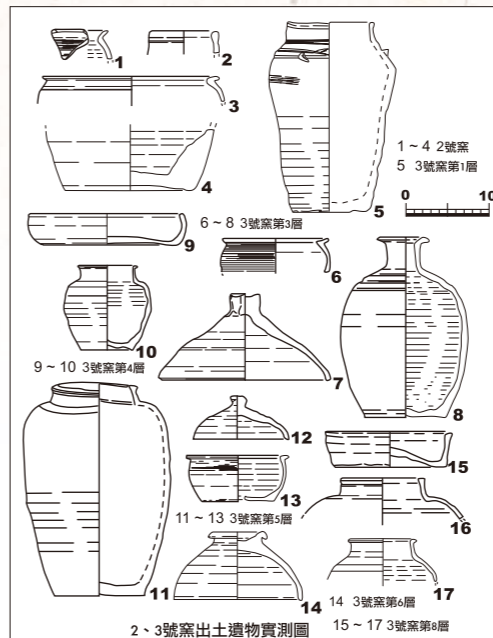
從以上的發掘結果，亦可得知十七世紀人群的居住區域。紅色網狀部分就是十七世紀的住宅區域（圖十五），其中應含有日本街或者中國街在內。

越南中部的陶瓷器生產

接著，我想談一下有關會安出土越南容器的生產地。

首先是位於廣平（Quang Binh）省洞海（Dong Hoi）一帶的美強（My Cuong）窯跡群。我們在一九九八年與河內國家大學共同發掘其中的一部分，總共發現三座平地式窯跡，年代大約是從十七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左右（圖十六）。圖十七是出土的坩

堝，是與會安出土物的製品。還有靠近越南最後王朝阮氏的王朝首都順化（Hue）附近的美川（My Xuyen）、



圖十七 2、3號窯出土遺物實測圖



圖十六 美強窯跡群



圖二五 會安沈船打撈遺物



圖二四 會安沈船打撈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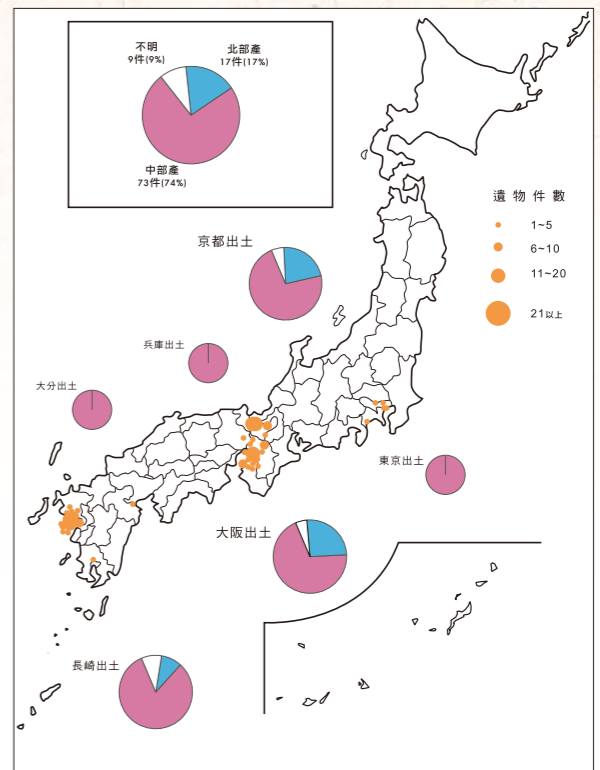
器。這個調查肇始於一九九三左右，當時會安古董店陳列有海底打撈上來的越南陶瓷器，我跟會安市政府協議，從日本邀請專家進行海底遺跡保護與確認沈船位置的探勘調查。後來將結果呈報給越南文化情報部，



圖二一 長崎出土的17世紀越南北部陶磁器

日本出土的越南陶瓷器
會安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越南中部炆器，在日本也有相同出土物，例如大阪堺市遺跡從一六一五年的火災層位出土的越南炆器（圖十九），大概是十七世紀前半葉從越南運送到堺市的。此外，從該遺跡亦出土越南北部十七世紀的陶瓷器（圖二十）。長崎則出土越南北部與中部的陶瓷器（圖二一）。簡言之，日本出土了很多越南陶瓷器。

較多者包括沖繩、長崎、大阪、東京等地。圖二二是日本各地出土十七世紀越南陶瓷器的分佈圖。紅色標記是越南中部生產的陶瓷器，藍色標記是越南北部生產製品。從比例上看，日本出土十七世紀越南陶瓷，以中部地區生產的陶瓷製品居多。考古資料所呈現的數量比例，與史料上所記錄朱印船航行目的地以越南中部會安最多的現象一致，非常引人注目。值得一提者，臺灣熱蘭遮城遺址也有越南炆器出土。（註一）



圖二二 日本出土高溫素燒長身瓶的遺跡分佈與越南中部/北部製品的數量比例（紅色：中部製品，藍色：北部製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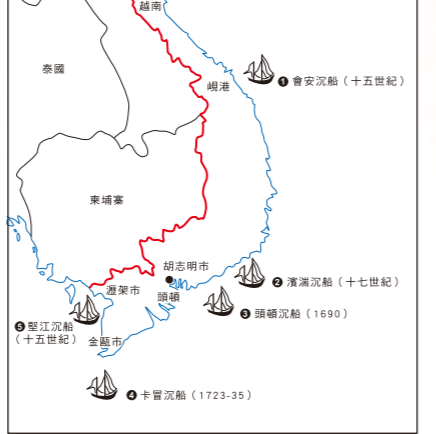
承上所述，十七世紀越南陶瓷器，廣泛移動於東南亞與東亞區域。越洋過海的中國、日本與越南陶瓷

會安近海的沈船
最後，我想要談最近越南考古學兩個熱門的話題，亦即與貿易密切相關的沈船資料。到目前為止，越南在五個地方進行水下考古，打撈海底遺物（圖二三），其中以會安海域的水下考古最引人注目。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共打撈出二十四萬件以上陶瓷

一九九五年由該部發出通告，禁止海底遺物打撈，並禁止漁民進入這個海域，越南方面也邀請日本配合調查，可是當時日本方面無法配合。結果，一九九八年越南政府委託別的組織進行調查，並有重大發現。對於最初通報會安市的我說，因為無法參與調查感覺有一點遺憾。（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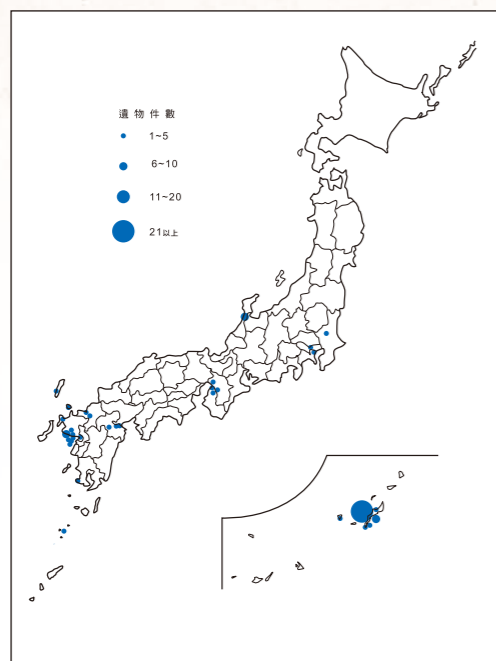
學曾參訪這些打撈陶瓷遺物。以前藏品禁止攝影，但因故宮博物院優秀學者共同造訪的緣故，特別允許我們拍

調查結果，確認海底有木造船的殘跡，並有十五世紀後半越南北部窯址生產的越南陶瓷器，這些陶瓷器目前展示與收藏於河內歷史博物館（圖二四、二五）。



圖二三 越南海域沉船分佈圖

二〇〇九年二月我和國立故宮博物院余佩瑾、施靜菲女士以及國立臺灣大學的坂井隆教授、王淑津同



圖二六 日本出土越南青花的遺跡分佈與出土件數

最後我要討論開始於二〇〇四年，目前持續發掘中的河內王宮遺跡。該遺址出土大量李朝、陳朝、黎朝相關連的遺構與遺物（圖三十），也發現有李朝之前，九世紀左右的古井與排水系統，並且有九世紀伊

此件青花瓷的作者是一名女性，生於一四二〇年，死於一四九九年，推算起來這件作品應該是她三十一歲時所作的。這個訊息是越南陶瓷史上重大發現，詳情下次有機會另行報告。

越南河內昇龍皇城遺跡



圖二九 越南青花（1450銘）土耳其托布卡普宮典藏

斯蘭陶器。另外，河川遺跡亦發現大量陶瓷器，大部分是越南陶瓷器（圖三一），特別是黎朝十五世紀時期的越南青花。此外也有元青花製品在內的中國陶瓷及十七世紀日本肥前瓷器等。如果進一步整理與研究王宮遺跡出土陶瓷器的話，應可發現越南陶瓷器生產的進步，與中國陶瓷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宮遺跡現正著手申請為世界遺產，可望於明年成功。

近年，越南考古學蓬勃進展，各項遺跡調查活動活躍進行中。歡迎台灣朋友到越南旅行，參訪各項歷史遺



圖三十 河內昇龍城遺跡



圖三一 河川遺跡出土陶磁器

攝，我要藉此向臺灣的研究者表達謝意。十五世紀後半葉，由於中國明朝海禁政策，越南陶瓷器取代中國陶瓷器輸往海外。這艘會安沈船應該是在開往印度尼西亞的路途中，在會安近海沈沒的。

日本出土的越南青花瓷

日本遺跡也有越南青花瓷器出土



圖二七 沖繩首里城出土越南青花青花



圖二八 越南北部青花生產地

（圖二六）。琉球，也就是現在的沖繩省出土數量非常多。這個時期琉球與東南亞貿易頻繁，這些貿易活動的結果，反映在考古遺址的陶瓷器分佈情形。如圖二七所見是從沖繩首里城（Shuri）出土的越南青花。台灣是否也會出土越南青花瓷，引人好奇。（註三）

至於越南青花的窯址，在黎朝時代（一四二八—一七八九），越南北部的青花瓷（圖二八）窯址，以朱西（Chu Dau）與鉢場（Bat Trang）最著名。朱西窯址，其地點位於以前南策州的太平（Thai Binh）川左岸，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一年分別進行五次發掘調查（分佈有四萬平方公里），我們推測其生產始於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後半開始衰退。因為十七世紀初期黎朝與莫朝的對立戰爭，窯業漸漸衰退。鉢場窯場，則是現在越南的窯場代表，主要製造、販賣十五至十七世紀越南陶瓷器風格的仿品。

圖二九是大家所熟知的越南青花，現在收藏於土耳其托布卡普宮，該件青花瓷上有一四五〇年紀年與作者的名字：裴氏戲，其製作地點是南策州。事實上，最近發現了作者的墳墓、碑文與家譜資料；這是二〇〇九年二月我到越南歷史學會會長，也是河內國家大學潘輝黎（Phan Huy Le）教授家裡拜訪時，所得到的訊息。

跡，從而思考臺灣與越南的交流史。

演講者：日本昭和女子大學教授、學術博士。

整理者：臺灣大學藝術研究所博士。

※註釋為整理者後加，所有圖片提供者為菊池誠一先生。

註釋

1. 參見謝明良，〈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從幾張老照片談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2007），頁1-50。
2. 菊池誠一，〈ベトナム中部の沈没船引き揚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8（1998），頁137-148。
3. 盧泰康，〈臺灣與澎湖發現之越南釉下褐彩瓷及其意涵〉，《匯聚—交流中所形塑的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34-38。